

雷 达 赵学勇 主编

现代中国文学 精品文库

短篇小说卷【下】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雷 达 赵学勇 主编 李文琴 初选

现代中国文学 精品文库

短篇小说卷 下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现代中国文学精品文库. 短篇小说卷. 下/雷达, 赵学勇主编; 李文琴初选. —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05.2

ISBN 7-80623-531-0

I. 现… II. ①雷…②赵…③李… III. ①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现代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87284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号楼

承印单位 安阳市印刷厂
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
纸张规格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

标准书号 ISBN 7-80623-531-0/I·377

开本 32

印张 22.625

字数 582000

版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31.4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目 录

▪ 欧阳山

在软席卧车里 / 1

▪ 孙犁

琴和箫 / 12

▪ 汪曾祺

七里茶坊 / 19

▪ 钟肇政

白翎鹭之歌 / 34

▪ 茹志鹃

百合花 / 51

▪ 聂华苓

寂寞 / 60

▪ 宗璞

泥沼中的头颅 / 72

▪ 陆文夫

清高

——《小巷人物志》之二十 / 80

- 李国文
 - 孤独
 - 《没意思的故事》之五 / 98
- 乔典运
 - 石青山 / 110
- 邓友梅
 - 话说陶然亭 / 121
- 王蒙
 - 庭院深深 / 133
- 张弦
 - 挣不断的红丝线 / 145
- 白先勇
 - 永远的尹雪艳 / 161
- 张洁
 - 爱,是不能忘记的 / 174
- 刘心武
 - 白牙 / 190
- 杨直矗
 - 昭玉的青春 / 207
- 陈忠实
 - 腊月的故事 / 224
- 冯骥才
 - 雕花烟斗 / 246
- 陈映真
 - 将军族 / 264

- 郑万隆
 - 老棒子酒馆
 - 异乡异闻之三 / 278
- 赵本夫
 - 名人张山 / 287
- 高晓声
 - 水东流 / 302
- 梁晓声
 - 讹诈 / 319
- 陈建功
 - 迷乱的星空 / 329
- 张抗抗
 - 何以解忧 / 355
- 李锐
 - 合坎
 - 吕梁山印象之三 / 370
- 史铁生
 -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/ 378
- 刘庆邦
 - 鞋 / 394
- 周大新
 - 金色的麦田 / 406
- 王小波
 - 南瓜,豆腐 / 428
- 贾平凹
 - 制造声音 / 443

▪ 残雪

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 / 450

▪ 彭见明

说说 / 455

▪ 韩少功

故人 / 466

▪ 王安忆

喜宴 / 473

▪ 刘恒

杀 / 481

▪ 董立勃

刀

——一个纯属虚构的故事 / 495

▪ 张炜

鱼的故事 / 501

▪ 莫言

冰雪美人 / 508

▪ 池莉

一夜盛开如玫瑰 / 528

▪ 杨争光

万天斗 / 538

▪ 铁凝

逃跑 / 546

▪ 阎连科

小村与乌鸦 / 558

▪ 余华

我没有自己的名字 / 573

▪ 漠月

锁阳 / 589

▪ 红柯

野啤酒花 / 603

▪ 苏童

白雪猪头 / 619

▪ 格非

凉州词 / 629

▪ 衣向东

就告诉你一个人 / 638

▪ 毕飞宇

是谁在深夜说话 / 654

▪ 迟子建

一匹马两个人 / 660

▪ 温亚军

硬雪 / 677

▪ 须一瓜

雨把烟打湿了 / 692

欧阳山 1908年出生,原名杨凤岐,笔名罗西。

湖北江陵人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战果》、《高干大》、《一代风流》(五卷)、《三家巷》、《苦斗》,杂文集《广语丝》(二集)等。

在软席卧车里

1960年秋天的一个早上,列车在广州站缓缓地开了出去,经过东山,绕过五层楼和三元里,一个劲儿朝北面冲上去。我在软席卧车的第一号房间里,结识了三位新朋友。开头,咱们也像一般初次见面的旅客一样,互相请教:“您贵姓?”有一个年纪在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首先说出了自己的姓氏道:“不敢当。敝姓司徒。”其他两个人跟我一道惊叫起来:“呵!”那司徒老先生看见我们三个人竟然有点惊惶失措,就继续说道:“你们大概都读过了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。可是没有关系。我不是美国人。我是江苏人——真正的中国人。”后来他把我们三个人轮流望了一遍,见我虽然比他年纪小,却比其他两个人年纪大,就先问我道:“没请教,您尊姓?”我如实回答道:“好说、好说,小姓欧阳。”他们三个人听了,也同样惊叫起来。那个比我年轻十来岁的河南人高声叫嚷道:“这真是无巧不成书!”那个东北口音的壮年男人更加笑得人仰马翻,口中大叫:“见鬼!见鬼!”后来才弄清楚,这完全是一场少见的巧合。原来第

一号下铺是那位年纪最大的江苏人,他姓司徒;我在他对面第三号下铺,是湖北人,姓欧阳;在他上面第二号上铺的,是那个四十多岁的河南人,姓诸葛;在我上面第四号上铺的,是那个三十多岁的辽宁人,姓端木;咱们四个人都是双姓的,不知怎么就能够碰在一起。这种巧合使咱们四个人都觉得非常愉快,同时觉着咱们的祖国真是伟大,真正丰饶。

既然大家都是广东人所说的“外江佬”,或者是广东人有时候带着轻蔑讥讽的口气所称呼的“老兄”,使自自然然地谈起对于广东风土人情的观感来。对于广东这个宝贝地方:要什么,有什么,一年到头都没有冬天,把一根木头桩子插进地里都会冒出芽来的,还有什么可说的呢?这方面的称道赞叹是完全一致的。但是对于广东人的优点和缺点的看法,显然就不那么一致了。司徒老先生看中了广东人的顽强和认真,诸葛同志却看中了广东人的热情和聪明,端木同志徘徊于两者之间,看来似乎没有定见。但是有一点,他们三个人又完全一致的,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广东人“排外”。司徒老先生和诸葛同志比较有涵养,还不怎么的,那位端木同志年轻火旺,就情见乎辞地说:“这桩事儿可厉害着呢!”我是不同意一般地这么提法的。给广东人“排外”这种恶名进行不懈的辩护,在我已经有了三十年以上的历史。我发表了 my 见解。我认为首先应该从历史发展来看这个问题。近百年来,广东人受外国来的、外省来的各种大小军人、官僚、商人、教士的欺负剥削也受得够多了,他们不能不进行自卫。这种情况,全国解放以后就好得多。如果说在解放前的确有点排外的话,解放后就逐渐消失,以至于不存在了。其次,说广东人“排外”,也要进行一点阶级分析。广东的军人、官僚、商人、教士都排外,这自然不错。但是哪一省的军人、官僚、商人、教士不排外呢?广东的知识分子可能有点排外的味道,但是难道广东的无产阶级也会排外么?我这么一说,他们三个人就不作声了。看来他们不容易驳倒我,可也还没有心服。

诸葛同志不意不思地说:“是呀。哪一省的军人、官僚、商人、

教士都排外……”

端木同志重复着我的话道：“不错。难道无产阶级也会排外么？……”

司徒老先生正从手提包里拿出几本杂志来，随随便便地翻着。他的脸是长的，他的眼睛是圆的，他的容貌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岁数年轻，他的头发几乎全都是灰白色的，跟他的脸相不大相称。从侧面看，他长着一个顽强的鼻子，同时在那顽强的鼻子下面，长着一个认真的嘴巴。说起话来，他的声音是热情的。看人的时候，他的眼睛流露出过人的聪明。从他所浏览的杂志来推测，他大概是一位化学技师，一位顽强、认真、热情、聪明的老化学技师。想到这里，我就补充说道：“其实顽强、认真、热情、聪明也不是广东人所独占的，江苏人不也是这样的么？”他笑了一笑，没说话。我又随便问道：“上北京么？”他刚拿起一副老花眼镜，想戴上，又放下来，说：“是，上北京。不，上天津。那里有一个化学方面的会议。”他的答话证明了我对于他的职业的推测没有错误。这时候，诸葛同志和端木同志又开始了另外一个问题的讨论。诸葛同志说：“全国解放以后，广东人的排外性也在消除，这是合乎逻辑的。其实也不只这一件事。应该说，解放后和解放前，任何事情都不一样了，都变了，有许多事情都变得颠倒过来了。”端木同志说：“完全是这样。完全是这样。大概只有人的意志所起的作用这一点，还没有变吧！”诸葛同志也点头同意道：“不错。人们的意志力量所起的作用，大概是永远不变的！”我发现，司徒老先生对这个问题感到了兴趣，他笑着插言道：

“为什么呢？有什么办法叫它永远不变呢？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呢？”

诸葛同志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几乎用不着证明！人民的意志就是不可抗拒的！人民要推翻三座大山，结果三座大山就崩溃了。人民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，结果社会主义社会就建立起来了。人民要上天，结果就上去了。”

端木同志补充道：“不错，有志者，事竟成。在解放以前是这样，在解放以后还是这样。”

司徒老先生看一看自己的手表，又看一看车外飞驰的景物，好像在计算火车是不是走得正常，又好像在选择一个准确的时刻来发表他的见解。稍为迟疑了一下，他就不慌不忙地开始道：

“诸葛同志刚才所提出的证明，是不可以成立的。那是很有力的例证，但只是一方面的例证。事情还有另外的一方面，还有许多相反的例证。照端木同志的话说，就是有志者，事竟不成的例证。你们想一想吧：希特勒的意志是统治全世界，蒋介石的意志是统治全中国，麦克阿瑟的意志是打进中国来，艾森豪威尔的意志是颠覆整个社会主义的阵营。这些人都是有志者，事竟不成的。至于我个人，也有这样的经验……教训……”

他不说下去了。看样子他是说得痛快，说溜了口，对于他自己的事情，他本来是不愿多谈的。但是不管怎样，他的有力的反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。整个房间里顿时活跃了起来。诸葛同志和端木同志极力请求他介绍自己的经验和教训，并且认为火车到韶关还有一大段时间，还不忙着吃中饭，他可以仔细谈谈。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，司徒老先生也不再推辞，他抽上一根烟，喝上一口茶，就开始说道：

“不怕列位耻笑，说到有志者，事竟不成，我的确有一点可笑的经验、教训。不过，那已经是三十五年以前的事儿了。是一本陈年老账了。那时候，比方说咱们端木同志……唔，不摆这老资格了吧……那时候，上海的齐燮元和卢永祥正在打仗，正在拼命抢这块肥肉，我刚刚入世。我的父亲、伯父、叔父都是做官的，我是学化学的。他们有在浙军里做官的，有在奉军里做官的，也有在直军里做官的。我对于做官不感兴趣，但是他们对我说：‘你学的那门东西，是永远不会有用的。外国人什么都做得好好的，什么都现成，用不着你操心。你还是弄一份差事当当吧。你那化学，可以收起来了；倒是你那点英文，也许还派得上用场。’我听了这些话，自然很不

服气,还年轻呵!我坚持了三个月。但是的确看不出化学对于那个社会能起什么作用,后来我就不坚持了。随便他们给我弄个什么差事,反正我也只是每天签签到,按月领薪水,并不曾认真去做什么……”

端木同志到底心急,就在这里插话道:“有志者,事竟不成。——就是指的化学?”

司徒老先生好像预料到他会有这一问,不慌不忙地摇头笑道:“不,哪里会这么简单?其实说起来,我当时也无志于化学呢!后来,谁知道我不曾认真去做的事情,却越做越顺利。首先,别人瞧着我只拿钱、不做事,有时候甚至连钱也是爱拿不拿的,都以为我不是新雀子,都以为我是老于官场的狐狸精,因此都十分尊重我。其次,我偶然跟外国人办了一次交涉,据说效果极好,因此把我提升做市政府的洋务秘书。大家又以为我不知道有多么精通洋务呢!最后,也是大家最猜不透的,是我不管浙军得势也好,不管奉军得势也好,我的职位不但没有风险,并且相反:换一个老板,提升一级。后来国民革命军到了上海,大家以为我这回一定倒了,谁知我照样提升了一级。大家都服了。大家都拿钦羡的眼光瞧着我,在揣摩我的靠山不知大到什么样子。我成了一个少年得志的新派官儿。别人都说,照这样干下去,坐上市长那张椅子,也不过十年八年的事儿。连我一个素以神通广大出名的叔父都说:‘此乃司徒家千里驹也!’这个时候……命运呵命运!……现在,谁都知道那是唯心主义。但是当时,知道的人是不多的。而且你除了拿命运去解释之外,简直不可能做别的解释……”

听到这里,端木同志简直抓耳挠腮,跃跃欲动,就是诸葛同志也按捺不住了,插嘴说道:“难道你从此就志在青云了么?”我知道诸葛同志猜错了,只微微笑着。司徒老先生见我笑,也报以会心的微笑,慢慢说下去道:“任凭我爱上什么东西,都还犹自可。谁叫我偏偏在这个时候,爱上了多少年代以来,叫多少志士仁人粉身碎骨的文学!”司徒老先生说到这里,自动停顿了下来,等待我们的意识

追赶上他的语言。这位老化学家,简直是在出奇制胜,有意把我们弄得神魂颠倒。我刚才还在笑端木同志和诸葛同志心急乱猜,这时候我自己也“呵”的一声惊叫起来。我想不到他把文学的分量说得这么沉重,更想不到他选择了文学这么一种东西来检验意志的力量。他显然因为听见我的惊叫声而感到满意,心情舒畅地往下说道:

“孟浪的行为,不可饶恕的孟浪行为!我爱上了文学,而且爱上了诗!现在回想起来,我自己是不会主动去读诗的。如果我说,我昨天晚上读了拜伦,别人一定以为我善于幽默。然而我那是真正的事实。我读了拜伦、雪莱、济慈、华茨华斯、伯恩斯、丁尼逊。还可以举出一长串英国诗人的名字。我想,很可能是因为交际场合中需要关于这方面的知识,但是后来,奇怪得很,我的化学头脑竟然自以为对那些诗发生了兴趣。好像从那里面产生了近似感动一类的东西。一点不错,这是悲剧的第一个来源。后来我又发现了,许多人都跟我一样,爱读读诗,也爱谈谈诗,这对于他们的事业,并不发生不良的影响。他们的上进心依然很强,他们的职务依然执行得很好,跟完全不读诗的人们,丝毫没有两样。但是我的荒唐行为又向前发展了。我不仅如饥似渴地读着诗,居然还偷偷摸摸地写将起来。后来那个管我叫千里驹的叔父说得对,这是亵渎神明的犯罪行为!但是我当时并没有这种体会。我反而觉着我是生活在诗的境界里面,拜伦他们的诗中所说的东西在我的身边就有。于是不间断地做起诗来,时时刻刻地做起诗来,像抽大烟的人刚上了瘾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激情一样。这不能说不是我的悲剧的第二个来源!可是也还不一定。不久,我就观察出来了,像我一样读诗做诗的人,可以说有的是。偷偷摸摸做诗也罢,大模大样做诗也罢。谁发生过什么悲剧呢?如果说喜剧,我不敢保险;至于说到悲剧,那没门儿!不过这个时候,命运就出来捉弄人了!你写诗就写诗,你可以写在书信里,写在座右铭上面,你也可以写在日记本子上,或者写在另外一个你自己心爱的小本子上,那都不坏,

也不会出祸儿。可是你要把它登在报纸上,登在杂志上,那就完全是两回事了。退一步说,你闯祸的地方如果只是无聊小报,或者只是那种销行三五百份的同仁杂志,那还好说;如果那地方是全国闻名的大报,或者是销行上万份的权威杂志,那你闯的这个祸儿,可就不算小。我就是这个样子,照着这条途径,让命运背着我,一步一步地走向毁灭!这就是我的悲剧的第三个来源。自然,把这三个来源,叫做三部曲,也是可以的——反正怎么说,都已经是不可救药的了,那关系也就不大了。”

司徒老先生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,也引起了我们的深思。我们全都非常耐心地等待着,也不催他一声半声儿,让他喝够了茶,吸足了烟,从从容容地,自问自答地说下去道:“自然,你们会问:这往后又怎样了?是的,应该这样问。不过事情很显然。已经是用不着回答,就都清清楚楚的了:我戴上了那时候通常所说的桂冠,变成了一个全国闻名的伟大诗人。这句话,是用它的真实的、本来的意思,不是用那些刻薄鬼所说的讽刺的意思。杂志上差不多不可能没有我的作品。如果哪一期没有了我的作品,杂志肯定会销不出去。我参加了文学界大大小小的各种宴会,一到场,人们总是怂恿我讲几句话。有一次,我说了一句不通的话儿,我自己后悔得不得了,别人却相反的传为美谈。许多名门闺秀都明目张胆地巴结我,甚至故意表现得是一种巴结。年轻人都对我弯着腰,同事们、上司们都另眼看待,大家都忘了我的职位,只是以诗人相称。外国的报纸杂志翻译我的作品的一天比一天多,他们公认中国出了一位划时代的诗人,又赞扬这位诗人深通英国文学。国内、国外的来信之多,来访者之多,使我只好请了一位秘书,专门管理这件事儿。书店老板完全不像一向所传的那样冷酷无情,相反地恭顺极了,可爱极了,有义气极了。他们宁愿以抽版税百分之二十五的高税率出版我的书,有的甚至出到百分之三十;并且不管税率高,都愿意按一万册预先支付;出书之后,那广告登得那么大,据说仅次于虎标万金油。钱,说实在话,我不算十分需要,可是这种神

气,使我觉着十分舒服。自然,在这种情形下,不能说没有反对我的人。那一小撮可怜的反党派,他们是怎么办的呢?他们是这样办的:有几位青年作家,他们说,‘司徒某人不是跟我们一样年轻,一样没有阅历么?有什么了不起!’但是从年纪这方面来做文章,不仅不能损害我,反而使我的声誉提得更高,起得更快。有几位老作家,同时也是大学里面的老教授,当别人要求他们对于司徒某人的作品发表意见的时候,他们回答说十分抱歉,他们没有读过那些作品。这种闭眼抹杀的战术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。他们的话一传开去,立刻变成了流行的笑话儿,并且被称做‘鸵鸟政策’;他们所开的课,有些过激的学生都不去上了……唉,这方面的事情,还是少谈一点吧!我请求同志们谅解:我这样说,并不是肆意吹嘘,而只是想说明一种气氛。我是实实在在地生活在这种气氛之中的。这一点,连我的父亲、伯父和叔父,甚至加上我的太太,都保持着一致的印象。”

端木同志到底又忍不住了,插嘴道:“尊夫人也喜欢文学么?”

司徒老先生连忙摆手说:“先别打岔。关于她,咱们等一下还要谈到的。现在,先介绍一下先父的看法。应该说,他是一个说话少而精的人。有一次,他竟有意当着我的面教训起我的叔父来道:‘三弟,你自负有知人之明,这回却看差了。这孩子做诗,看来倒是有点天分的,怎么能说他是亵渎神明的行为呢?’叔父没有话说。伯父却说:‘如果公余之暇,做几首玩玩,那倒也无伤大体。要是玩物丧志,沉溺下去,自以为名士风流,其实妨碍了仕途的上进心,那就使不得了!’先父接着笑道:‘这层也是。不过人的名气越大,那位子也就越高!这名和位,历来是成正比例的。’我的太太因为我名噪一时,实际也沾了不少光的,然而她是一个矫情的人,她只是说:‘谁稀罕你的名大?我只要你的人好!’这样子,你们可以正确地感觉到,我是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气氛之中了。”

我听到这里,想起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,就直接提出问道:“那么,你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,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?一位

名诗人,在那个时候,不可能不表示态度!”

司徒老先生拍着手说:“你这一问,可以算是抓住要害。在这个时候,你要是左了,政府压迫你——何况我自己就是政府的高级官员?可是你要是不左呢,群众又不欢迎你。真叫做左右做人难!我采取了一种比较合理的应付办法:言论上革命,行动上不革命。那就是,说话稍微激烈一些,不拒绝给左翼杂志写稿。交几个有点危险性的朋友等等。但是不参加任何组织,不在任何宣言上签字,不跟国际上的人物拉扯。就这样,我处得不错。自然,这都是些小事情。非常重要的,带关键性的,足以作为我的生命的转折点的,是另外一件事情。这就是,那就是,那就是……”不知道他是心情激动,是选择词汇,还是故意卖关子,说来说去都说不出来。这时候,火车飞快地、平稳地向前奔着,喧声很大。看两旁的景色,恐怕在不知不觉之间,已经过了英德县城,如今快到大坑口了。司徒老先生照例呷了两口茶,抽了两口烟,这才准确无误地说出来道:

“那就是,我发现了我自己的文学天才!”

大家听见他终于把那非常重要的,带关键性的,足以作为他的生命的转折点的发现说了出来,都替他轻松地舒了一口气。但是大家都严肃地静默着,等待着。不久,他就继续往下说道:“这个发现好像是突然发生的。好像有一个晚上,我在戏院里听戏,突然觉着全身不自在,我就离开戏院,徒步回家,走着、走着,一下子就发现了。这不是命运在捉弄,又是什么?从此之后,我就变了,变得我自己都认不得自己了。我决定要写一部长诗。这部诗,摆在《失乐园》、《神曲》、《浮士德》甚至《伊里亚德》、《奥德赛》旁边,应该也不算过分。我觉着市政府秘书这个官职,十分庸俗。对于一个起码的诗人来说,都是一种污辱。我原来十分尊重市长先生的,这时候也觉着他什么可敬的地方都没有了。连省长到上海来,要我去招待,我也不愿意去,觉着他地位虽高,实际上也不过如此,没有什么看头。一切世事,如今对于我都不关重要。什么名誉、地位、金钱、幸福,或者世俗所谓妻、财、子、禄,富贵、荣华,简直听都懒得去